



87632

奏略卷三

桐城馬孟禎奏符籙

讒說橫行世道可慮疏

楊華按疏中有辛亥京察迄今二年語此疏在萬曆

四十年

廣西道監察御史臣馬孟禎題為讒說橫行世道可慮懇乞聖明亟賜究處以振法紀以杜亂端事職接邸報見有大同革逐鎮撫史晉潛住京師違制妄奏查其疏中詞意嘵嘵數千言牽扯大小臣工殆盡無非為被察原任科臣宋一韓等報復夫晉一韓應門舊書役也一韓雖挂察典實為當年青瑣近臣顧乃不能義命自安

奏略卷三

一

勉力以圖後效答明主而藉一傭書茲并代發其忿懣之私心睚眦必報不幾生平盡壞乎職因是為一韓嘆更為今日之紀綱法度世道人心嘆竊謂此等事情此等章奏有不得漫視以為不足慮者何也朝廷設官分職三年五年一計內外羣吏而以部院科道數臣主之欲其執法非欲其翫法也法在則凡有公議不容雖素稱強有力者義所必處豈計後怨哉祖宗立法洞悉夫任怨甚難而不斷且以誨讒也是以被察官員奏辯及為人代辯之禁載在會典甚嚴乃辛亥京察迄今二年前有聖明睿斷下有宇內公評事定久矣厥初從紛

尊者一見於秦聚奎再見周道昌各以曾經被察之人  
隨人播弄妄議察典有識者已爲深慨詎意愈趨而下  
備書革逐之姦弁亦肆然出而談天下事耶明言報效  
主人蔑視昭垂國法謔浪怪異之詞敢於達至尊捏造  
不根之情忍於誣君子部院大臣巡方直指不難橫口  
而言誅公選台垣久定計事一任放言而議改特立獨  
行者已死猶譏同官合污者雖察必譽其就中間插二  
三難枉之是非實欲巧肆私心顛倒之稱毀讒說震驚  
莫此爲甚職不意法紀陵夷人情叵測一至於此揆厥  
所繇蓋皇上年來一切本章多畱中不發天下竊意皇

奏略卷三

二

上之未嘗省覽也故視章奏如嬉戲而漸肆其譁張年  
來一切事體多從寬政天下不仰體皇上之寬恤且謂  
國法不過如此故宵小益見其放恣語曰政寬民慢又  
曰涓涓不竭將爲江河倘不以此時大奮乾剛亟加整  
理職竊恐階之爲厲後來主計之臣必徇情廢法盡人  
周旋姑擇一二庸庸孱弱者塞責而後可不則稍犯有  
力之人轉相效尤懷忿報復指公爲私捏事坐誣將人  
人可誅可詈其不爲今日之續者無幾矣誰更有爲皇  
上任怨執法者乎漸不可長紀法不肅則朝廷不尊民  
志不定而大亂隨之可爲深慮伏乞皇上敕下法司速

將史晉從公審究或照考察代辯之例或照罷閒官潛住京師之例從重處分更祈俯念外計伊邇預將考察事例嚴旨申飭庶法紀昭而人心正有關世道不淺職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鹽課關係邊儲疏

樹華按家譜癸丑巡按直隸等處長蘆鹽務此疏及下二疏皆

在萬曆四十一年間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臣馬孟禎爲鹽課關係邊儲懇乞聖明亟蠲額外之徵以甦疲商以裕正供事臣備員西臺蒙皇上差視長蘆鹽務今受事兩月餘矣日夕咨詢諸凡有裨鹽政如遴甲科之監委以肅掣規倣西

奏略卷三

三

洵之巡緝以防標掠禁詞訟之重贖以示軫恤定濟邊積穀之分數以清贖鍰嚴大夥販囤之神姦以除積蠹除小販徒配之夙弊以豁貧民革投充把持一切諸害以絕需索但可剔弊通商利民裕國耳目所到次第舉行惟力是視無敢一一瑣陳乃目前最爲妨課病商無如引鹽浮稅一事據臣愚近日巡歷之所目擊五綱諸商之所苦懇眞可疾首痛心不容不急急議罷者何也鹽商之設以濟邊儲每一引而倉有額輸掣有餘沒惟正之供亦旣多矣况復奔走邊塵守候歲月雇覓舟楫出沒風濤歷盡多般費苦所得針頭之利有幾乃更正

課之外加之浮稅且所爲稅者層層斂取不一而足新  
河口生鹽有稅每引七釐六毫矣而南北兩所復稅熟  
鹽每一引二分小灘苑家口過路有稅每引三分二釐  
矣而通州等處復稅落地每引一錢二分總此一商一  
引耳而巧立名色一物當再三之征原非越境越關也  
而逐地誅求跬步皆網羅之所自有鹽法二百年以來  
諸商有此重困乎且困非獨在商也夫輸課遲速關係  
軍餉而商人苦樂尤輸納遲速之大機試觀長蘆未有  
商稅以前一十八萬正課年足一年並無拖壓自浮稅  
興而五六年來支掣壓者凡一年此何以故豈非有課

無稅費少則易輸而課稅並徵斂重則力竭耶臣頃至  
天津與副使高邦佐親至場所見新舊掣鹽堆積壅滯  
煢煢諸商訴苦不堪詳詢原故皆以稅多不能卒辦爲  
詞卽今若此日復一日後將何極臣不知國家所得浮  
稅較正稅孰多乃令此盈彼詘失算一至於此且皇上  
去年不俯念諸商偏累特蠲挨單稅乎夫等之浮稅等  
之偏累耳與其此罷彼存以奄有萬方之富下爭賈豎  
刀錐之餘而公私兩困孰若一蠲盡蠲使累年困憊之  
商少慰藏市出途之思而額課永足自非然者年來凶  
荒頻仍民間淡食不足所在額鹽業已苦不通行十商

九累僅存皮骨無可奈何似此重稅疊徵日侵月削復無已時彼五方萍聚之人生非土著受害不堪計惟有相率遠遁去耳諸商不足惜如國家重計何臣愚目擊情弊據實上請伏惟皇上畱神省覽亟賜蠲免國計幸甚臣無任懷息待命之至

乞蠲引鹽額外重徵以足邊儲疏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臣馬孟禎題爲懇乞聖明亟蠲引鹽額外重徵以足邊餉事職前爲蘆鹽浮稅重徵具疏請乞蠲免日望聖恩未蒙俞允近該戶部據職揭帖再題請旨復竟杳然職豈不知聖心仁愛權稅自有

奏略卷三

五

停止之日但國家最急無如邊餉而餉資於鹽課課辦於鹽商萬歷二十八年以前長蘆各商猶稍稱饒足逐年額課不甚費追比此後自浮稅一增重徵疊斂日剝月削五綱諸商苦不堪命迄於今日愈見窮迫每催督赴邊上糧若就湯火或紛紛告退或私自潛逃或數人朋充引目而力猶不敷或數引比較歲月而課猶不足蓋此輩逐利針頭原非藏於不竭而積於不涸者自年來鹽課遞加原額邊布之外有新增正鹽餘沒之外有帶鹽帶鹽之外有贖罰雖曰惟正之供較之立法之初爲課已重況復額外加徵一引四稅旣稅生鹽復稅熟

鹽既稅過路又稅落地夫一引所得幾何堪此無名重  
斂職近日巡視畿輔中州等處無一官不稱商苦無一  
商不苦稅重愁聲載道訴告盈庭其勢誠急而其情誠  
可憫夫皇上富有萬方豈藉此刀錐之末不行盡蠲以  
甦極疲之商眾乎非獨爲商也稅去而諸商樂附商附  
而額課早輸蠲少得多利莫利於此者職目擊困苦權  
度利害不得不補牘再陳伏乞皇上俯念邊儲緊急將  
長蘆額外生鹽熟鹽過路落地等浮稅亟賜蠲免俾行  
鹽諸商得一意辦納正課國計幸甚

場竈被災極重疏

樹華又按神宗本紀萬  
曆四十一年兩畿大水

奏略卷三

六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臣馬孟禎題爲場竈被災極  
重懇乞聖明亟賜賑恤以安人心以裨國計事職四月  
陛辭前往直隸河南等處巡視鹽務至今月初事完因  
天雨連綿自大名府從舟而北一路目擊水勢洶湧自  
滄州而上猶辨兩崖自滄州而下所過靜海天津武清  
香河楊邨河西務灤縣以及通州則洪水泛濫一望無  
際勢同江湖官舟商艘往來樹杪民居客店傾倒沈淪  
或老幼數人共載一船蓬頭裸體哀鳴求食或一家數  
口架巢水上男啼女涕號呼相聞見者心酸言之泣下

詢諸所在有司皆云今年水災較萬歷三十五年爲尤

甚比長蘆署印運同楊嘉猷從舟見職問以各場水患  
備道苦楚蓋靜海天津等處爲眾流之下而各鹽場坐  
落靜海滄州等處者切近水濱尤下之下也隨該職一  
面清查任內贖穀贖銀以備賑一面牌行運司查勘本  
月十六日隨據該司呈稱六七等月據豐財利民等場  
申稱本年自春入夏亢旱無雨二麥焦枯至五月中旬  
幸得天雨布種擬秋成少收以延殘喘不期六月十一  
日起至十六日止大雨連綿無分晝夜平地爲湖禾黍  
盡皆淹沒房屋盡皆塌倒情慘可憫懇乞踏勘轉申等  
情到司隨該本司行委越支場大使呂鳴時豐財場大

使張如桂嚴鎮場大使史鼈利國場大使康國賓等分  
投查勘續蒙院牌前因該本司署印楊運同親詣各場  
踏勘除石碑歸化深州海盈數場地稍高阜不敢稟報  
外查得豐財利民等一十七場地本窪下自六月十一  
以後大雨六晝夜不息無論地之高窪盡屬水鄉房之  
大小皆被坍塌查別被災分數內興國富國豐財厚財  
蘆臺阜財海盈富民海潤九場實災傷十分嚴鎮利民  
阜民越支濟民惠民海豐利國八場實災傷九分此本  
司目擊苦狀災斃各竈既窘於粒食之惟艱又苦於棲  
身之無地行看壯夫逃散俱作乞丐遊魂老幼無依立

化溝中白骨等情到職據此看得國家邊餉半取給於鹽課而鹽斤則出自各場煎辦則出之各竈也自三十五年以來水旱蝗蝻年年相仍各場竈戶僅存皮骨去冬今春職搜查贖鏹贖穀行司煮粥發賑謂存恤一竈可得一竈之用乃一旦洪水爲虐場場淪沒戶戶淪胥若不急行賑救各竈流離轉死額定引鹽何人煎辦而鹽課復從何出乎職任內贖鏹除解部濟邊外有餘當盡行積穀備賑查得附近薊密昌霸天津易州等道各屬並長蘆運司共得贖銀二千零一十五兩在司倉穀六百八十九石已牌行各道轉行各屬刻日解赴運司

奏略卷三

八

選委正官逐場賑散再查宛平縣庫見貯鹽差備賑銀兩原爲助濟蘆東兩運場竈而設案查萬歷二十九等年時歲凶荒前鹽臣馮應鳳等俱皆動發賑濟今各場災傷若此應卽於內動支銀二千兩轉發運司取具印信收領存案候職復命之日彙題其銀卽選委該司廉能官員於鄰近成熟地方及時買穀裝載南北兩所收貯以便分發各場接濟煮粥發賑其散賑買穀各官細加體訪照救荒事例卽以此分別賢否此職職之所可盡者但長蘆兩所被災一十七場地方約將千里丁口不下數萬海濱竈戶原自富少窮多況復大災之後人

人啼饑人人望賑歲月苦長借貸無路以四千餘全賑  
數萬餘口譬之涸轍鮒魚潤以升斗之水其何能濟伏  
乞皇上軫念近畿重地亟允近日諸臣之請大賜賑發  
更念竈丁煮海辦課困苦異常特發通德二倉米一二  
萬石救此子遺豈惟皇仁浩蕩萬口歡呼而各竈獲全  
餘生商鹽不致缺少有裨於邊餉國計實非淺鮮無任  
悚息待命之至

議論滋繁至理難紊疏

樹華按神宗本紀四十一  
年七月甲子兵部尚書掌

都察院事孫瑋拜疏自忝九月  
庚辰吏部尚書趙煥拜疏自忝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臣馬孟禎謹題爲議論滋繁至理

奏略卷三

九

難紊謹就事剖晰並陳一得仰祈聖鑒以昭公論以息  
紛囂事臣奉命前往山東從途次日接邸報見都御史  
孫瑋告歸河南道御史湯兆京解組冢宰趙煥亦陛辭  
出城一時去國紛紛業已不成世道不謂諸臣去而朝  
端議論愈多攻擊愈甚枝連蔓引所傷更多黑白彌混  
臣臺臣也職司言責甯能嘿嘿而處此敢就事據理一  
直陳之惟皇上垂聽焉夫今之督過總憲瑋者非以其  
行勘學臣一事乎從來內外臣子諸凡事有不明俱行  
查勘勘之云者核實之法非懸坐之法也兩御史相爭  
不下爲總憲者分係相統一請旨並勘以其曲直虛實

聽巡按御史查覆紀法不宜如是耶南北諸臣之疏未嘗不以勘爲是明旨亦未嘗不以勘爲是而一時忿忿瑋者明譏暗刺前擊後攻玩弄於掌股之上不去不休不知總憲壞朝廷何法而力驅若是瑋行矣一去以謝人言更復何說獨計西臺紀法之司以都御史請勘一御史法之不行而且以官從後之爲掌院者不亦難乎臣不意紀法廢弛一至此極也今之督過冢宰煥者非爲職掌一事乎冢宰國家老臣其生平當自有公論惟是南北學差吏禮院三衙門會同春秋年例部院科三衙門會同所從來矣呂圖南之去蘇惟霖之轉言者方

奏略卷三

十

抱不平部院已存形迹秋季之舉何妨少俟而一時三直並推言路短氣縱年例無損諸臣諸臣不薄外轉乃事須協贊而急急獨行職掌所係湯兆京掌道者也素著慝直兆京不言其誰言之科臣翁憲祥張鍵不俱有說乎煥行矣此後黜陟雖寘不聞獨計臺省年例歲歲有之倘協贊明旨不一再加申飭竊恐一番陞轉未免一番議論勿謂三四御史一時罰治便可箝後來口也此臣就紀法職掌一陳其大略也猶更有說焉人臣在朝意見之各殊議論之不一雖禹臯稷契竝立不能強同然上殿之爭要之當理而止未有以異同分愛憎事

本是而必欲坐以爲非理本非而必欲強以爲是者道學非坑儒之阱東林二字言之久如嚼蠟而每每隨事隨人扯入其中有何滋味舉世皆斯人之徒成心不化者明分左右袒而反以門戶黨與獨推向他人誰其甘受國有國法士有士氣君子與人相爭不勝則有引去去非得已也如戀位者旣目爲頑鈍而挂冠者復指爲竄逃則去住皆罪府將置此身於何地疏揭煩繁意氣陵厲此唱彼和豈不極一時之雄天下莫敢誰何而不知持議不平旁觀自清道路有口卽如當年極詆顧憲成者若爲天下第一等邪人至今日久論定究竟詆憲

奏略卷三

七

成者與憲成之生平竟何如耶不揣謬有一得爲諸臣忠告竊謂生逢聖世共爲帝臣止是事體相爭有何不解齟齬目今之事願已去者聽朝廷眷顧處分已陞者聽各人建豎實事行勘者聽巡按從公歸結銓曹職掌還之銓曹院科職掌還之院科西臺紀法還之西臺勿從官爵內外起見勿從見在事外牽纏罣罵少入於封章繪繳恕加於衡泌是或省議論之一端抑亦成和衷之一助伏惟聖明洞鑒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備陳東省極眞極苦民情疏

樹華按家譜甲寅巡按山東疏中本年十

月初入山東境內蓋萬曆

四十一年癸丑之十月也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臣馬孟禎謹題爲備陳東省極眞極苦民情懇乞聖明俯賜軫念亟罷額外重徵以甦困疲事臣本年十月初入山東境內查得今秋被水各州縣慘苦異常一面查發倉庫就便賑濟隨據司道勘詳具實題請日夕引領懸望聖恩早沛救此一方民乃到任兩月以來又據耳目之所見聞隨事之所咨訪各處商民人等之所告愬則本省地方之苦不獨見被災諸處爲然也其邑里在在蕭條民生在在憔悴岌岌乎殆哉究其何繇一至此極則天時人事兩者並摧言之可爲流涕痛哭不敢不一悉陳於皇上之前也曷言乎天

時東藩六府其土地高者附山陵下者邊河海繇來旱澇易侵其居民外不善經商內不善蓄積治生活計全靠耕田鑿井乃頻歲以來三十四年蝗災三十五年水災三十七年水旱災三十八年旱蝗災三十九年水旱災四十年分稍稍薄收而今年秋復罹水患相連數年歲歲災祲世有如此重災疊傷之後生民尙不至於困窮者乎世又有如此極苦極困流離轉死僅存未盡之子遺尙堪人事之摧殘者乎乃言及本省之人事則又更可傷矣天年雖歉起運難虧民間或賣女鬻男稱貸以益賦何異心頭剜肉有等不肖有司且忍心重耗以

困之明加暗加習成套例加一加二視作尋常幸賴年來撫按諸官嚴加參禁賢者不必盡然然而積習難移據所訪聞餘風不敢謂盡殄也事之最爲民害者一排年里遞輪當應役擇其丁糧稍多者僉充解頭謂之大戶大戶其名耳一州一縣之中甯有幾家真正殷富而一經僉差上下視爲奇貨解馬則有馬害或扣價或坐買刁難退換奔命千里誰敢聲言解銀則有銀害委官高坐重法重收額外加添當批當人頃刻立補誰敢聲言解米則有米害揭家水次守候歲月零買整納風雨消耗常例需索誰敢聲言以故一解完而百金中人之

產坐見立破十常四五何怪乎每一僉役小民呼天搶地若赴水火而投死地耶事之最爲民害者二猶未也本省水陸二路九省通衢論宇內驛遞之衝疲此其第一騷擾冒濫之禁朝廷明旨院道示約非不滿懸屋壁而年來紀法玩弛視尙故紙一月之內一日之間除真正縉紳真正奉差的名牌勘宜應付者可屈指外其餘則皆假借勘合人情火牌人情符驗憲牌之所繕繹山人遊客賞郎猾吏稅棍豪奴之所橫行飲食若流咆哮若虎晝夜頡頏馬敝夫疲本省銀兩難敷外省協濟不湊十驛九逃一路之哭可爲寒心事之最爲民害者三

猶未也有更甚者焉權稅未行之先本省止臨清一鈔關一年本折八萬餘兩說者猶以爲多也自稅使出而爲之加添爲之包納疊疊重重臨清則增稅六萬六府則包稅三萬五千有奇課程五千有奇鹽稅三千合之增十萬有奇矣無鄉無市鷄豚狗兔盡物皆抽擔負肩挑蓬人輒斂剝皮及骨剝骨及髓充此新增漸至今日商賈潛逃行旅遠避舊時所稱人煙舟車舖舍輳集之所今皆可設雀羅近據各處告苦告寬告減告免之詞真堪一字一淚事之最爲民害者更甚於此者乎臣待罪東藩前三事之苦臣職掌可能者逐件議處逐件

奏略卷三

七

禁約逐件稽查惟力是視有不如約者三尺從事甯任怨任勞必不敢姑息上負皇上任使下負地方仰望惟是權稅一事臣心知其苦情目擊其苦狀但臣力無可奈何謹披瀝丹誠特疏上請伏乞皇上俯念東土連年極重災傷地方極眞困苦將臨清六府等額外加包稅銀亟賜罷免則皇仁浩蕩不啻覆載生成而億兆謳歌聖德與天地其不朽矣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緣係備陳東省極眞極苦民情懇乞聖明俯賜軫念亟罷額外重徵以甦困疲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程

英才親賚謹題請旨

議動倉米充給夫糧疏

樹華按此疏在萬曆四十二年春間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臣馬孟禎謹題爲議動倉米充給夫糧以裨藩封盛典事據山東布政使司呈稱照得福王之國典禮隆重道經東省地方守土官員自宜恪共乃事其一應沿河搭蓋蓆殿陳設膳饌金銀器皿等項與夫應付隨封及護送內外大小文武官員軍校等役廩給口糧并拽船夫役供應浩繁所費不貲本司業已查照先年潞王之國舊例預備總計水路北自良店驛入境至館陶縣衛河出境共四百餘里合用錢糧於本司庫貯運軍行糧并漕糧攤派還庫及顏料派贖米銀

奏略卷三

五

內動支九千四百四十七兩七錢一分八釐一毫五絲分發濟南東昌二府轉發各該州縣驛遞答應委官置辦應用其募夫銀兩亦照潞王之國舊例分派濟兗東青四府各三千兩登萊二府各二千兩俱於府庫堪動銀內支發濟東二府轉發德州臨清雇募拽船人夫支用以上二項通共銀二萬五千四百四十七兩七錢一分八釐一毫五絲亦查照舊例徑呈兩院詳允遵行間近接邸報見工部一本有頭運二運由黃抵洛之議果爾則自臨清而南東昌張秋陽穀壽張東平汶上鉅野濟甯魚臺等處凡九百餘里俱係運河道里單縣曹縣

一帶二百餘里又係黃河道里俱舟行所必經者一切廩糧拽船人夫較之潞王之國自德州而至館陶出境大相懸遠前議銀兩應答難敷相應於本司原呈漕糧攤派還庫銀內再動八千兩封發兗州府轉發各屬備辦聽用其頭二運拽船夫役人多路遠雇募工食宜當急爲酌處查得德州臨清二倉儲積米石堪以動用合候本院具題於前二倉米內各請動支一萬石分發沿河州縣預備餵糧委官分散以供各夫食用俟事完之日總算造冊奏繳庶夫役鼓舞奔走於王事大爲有濟等因到臣該臣會同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

同芳看得福王之國吉期已定此宇內人心所其快凡經行地方一應供給乃官吏人民所日夕欣欣樂于趨事者也先議王舟及運船俱繇衛河則經行東省止是德州臨清館陶等處四百餘里而遙該司查照潞王經行事例徑動司府堪動庫銀二萬五千餘兩備辦故不敢仰瀆聖聰今頭二運有由黃之議則自臨清至夏鎮出境將近千里而曹單二縣復有二百餘里爲由黃所必經其拽夫廩糧等項不啻三倍於前議司庫再湊銀八千兩爲力已竭各夫行糧固不得不仰望于臨德二倉糧米也頭運已經發扛是否由黃見在仰候聖裁臣

等地方官備辦不得不豫伏乞敕下該部卽日酌議於  
臨德二倉內共發米二萬石聽濟兗東三府分領以充  
拽船夫役工食俟事完之日總算造冊奏繳庶供億有  
備而於藩封盛典爲益光矣

莊田湊補無策疏

樹華按此疏在萬  
曆四十二年春間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臣馬孟禎謹題爲莊田湊補無策  
德意仰承難緩謹遵嚴旨曲議代完以襄大典懇乞聖  
明俯賜准從以安重地災民事萬曆四十一年十一月  
二十六日奉都察院勘劄准戶部咨爲欽奉聖諭事該  
本部接奉聖諭朕以福王之國特准輔臣等所奏在於

奏略卷三

七

明春三月而行但各該衙門所造應用之物備辦錢糧  
未完且該王例請養贍田土屢諭着三省撫按嚴查各  
廢府遺地等田俱朦朧不行實奏近該湖廣撫按董漢  
儒等奏稱尙未及數明是各官習套怠慢遷延姑且不  
究旣輔臣等所奏四萬之數難於取盈姑准量減一萬  
以稱朕體恤元元至意其三萬之數爾該部卽行文與  
三省撫按官務要上緊查給相應田土三萬頃定立界  
止冊送本府照潞王例自行管業不許仍前支吾塞責  
違悞大典治罪不宥故諭欽此欽遵備劄到臣隨卽案  
行布政司馬上差人分投移文各該道府坐委府佐一

員督同各該州縣掌印官設法清查造冊呈詳兩院以憑會題中間若有勢豪侵占小民欺隱或年久荒蕪不堪耕種務要從實明白開報此外凡有相應可撥田土亦要一併查出冊報湊補不得朦朧艸率支吾及遷延時日致誤福王之國之期自干嚴譴各屬遵行間本年十二月十六日又奉都察院勘劄准戶部咨該本部進繳原奉聖諭緣繇奉聖旨知道了福王之國請給養贍田土遵諭上緊撥給務足三萬頃之數照潞王事例本府自行管業毋得仍前習套延捱支吾塞責欽此欽遵備劄前來又經行司遵照嚴查間萬歷四十二年正月

奏略卷三

文

初十日又奉都察院勘劄准戶部咨該福王奏爲憫念時艱養贍不敢堅比懇乞聖恩俯准酌賜僅足贍用以廣皇仁事奉聖旨王養贍田土原係舊例非朕特恩前因諸臣懇請已量減一萬茲覽王奏以各省查給不敷兼之災傷可憫欲於三萬之中再求酌減且謂時日已迫恐悞行期具見王爲國爲民之意朕心嘉悅不已特允奏准再減一萬其二萬之數該部行撫按官查實在地畝冊送本府自行管業速行撥給不得再有陳瀆致悞大典責有所歸欽此欽遵備劄到臣隨即轉行該司通行各屬奉揚德意及查實在地畝務要湊足二萬頃

冊報去後本月十九日又奉都察院勘劄准戶部咨奉  
聖諭朕昨覽福王奏請憫念時艱再求酌減養贍田地  
深慰朕懷特允所奏復減一萬其二萬之數已着該部  
卽行撫按官速爲撥給恐悞行期今王之國時日迫近  
該部如何尙不題覆顯是耽延違慢還着行文嚴催各  
官上緊查撥實在地畝造冊送府自行管業仍立限與  
他蚤完大典如仍稽遲推諉的必罪不宥故諭欽此欽  
遵該本部進繳原奉聖諭緣繇初三日奉聖旨這莊田  
已經再減爾部每臣下也當仰體朝廷德意着作速行  
文與撫按官上緊如數撥給造冊送本府自行管業不

奏略卷三

九

許延遲稽悞違的重究欽此欽遵備劄定限本月內具  
奏造冊送府管業等因前來又經嚴催去後今據山東  
布政使司呈准分守東兗道副使兼右參議黃體仁咨  
據東昌府申據委官本府管糧通判吳夢鶴牒行據高  
唐聊城等十八州縣各回稱查得本州縣地方內並無  
涇漢二府遺業及應撥地土無憑查報緣繇到府覆查  
看得漢府藩封武定國除年遠委無遺下寸土其所屬  
高唐等十八州縣嚴行搜出俱係額徵大糧民田原無  
閒地況值頻年災傷民窮財盡困苦已極亦無應撥地  
土難以措處緣繇到道又據兗州府申據委官本府清

軍同知龔道醋關稱行據甯陽東平汶上東阿平陰陽穀壽張魚臺單縣武城金鄉曹州曹縣定陶濟甯嘉祥鉅野鄆城鄒縣滕縣嶧縣滋陽曲阜泗水等二十四州縣各回稱嚴查本境內地土俱係正額田畝並無涇漢二府遺業亦無堪撥地土無憑造冊又據沂州剡城費縣各回稱除先查出地畝業經開立四至呈報訖此外再無遺地無憑開造各緣繇到廳備關到府准此看得涇府所遺地土先經盡數查出開報訖再四嚴查並無分毫遺地再查漢府原封武定莊田等項有無應問彼處若充屬則毫無無憑清撥各緣繇具申到道據

奏略卷三

三

此看得藩封伊邇誰肯惜寸土而悞吉期明旨森嚴又孰敢違綸音而稽重典但據府州縣申稱搜索殆盡既難奪民業而混報閒田疆界昭然又難越本境而妄爲括地況災傷頻仍蒼赤轉徙再爲騷擾恐生他虞或另議區處或別項補湊等因准此又准本司分守萊州海防道右參議李樞咨據青州府申准委官同知高如山回稱督同益都等十四州縣印官查得該府所屬惟有衡王專封田土涇漢二府遠無遺址亦無堪撥地土萊州府申准委官通判康元和督同掖平等七州縣印官查得各境內委無涇漢二府遺業亦無閒田湊補登州

府申准委官推官白儲昭回稱督同蓬萊等八州縣印  
官查得登郡所屬三面濱海其見耕地畝大半砂磧窮  
民力耕餬口猶苦不贍委無涇漢遺業及應撥田土等  
因各具繇申詳到道據此爲照福王之國有期奉旨湊  
補田地敢不盡心搜括以完封典第涇漢二府分藩各  
有專土與青萊登菴然無所涉封時原無贍土絕後安  
有遺業查牒薦至父老驚傳涇漢何王莊田何物將指  
口分之業爲侵隱耶是鹿而馬也將指甌脫之地爲閒  
曠耶是滄而桑也計窮巧炊義難誣捏本道前詳已悉  
今經再三覆覈據各府委官督同印官查報前來擬合

奏略卷三

三

咨覆等因准此又准本司總理糧儲帶管分守濟南道  
右參政劉九光咨據濟南府申稱委本府糧儲通判趙  
應範覆查歷城等三十州縣並無涇漢二府遺業亦無  
應給空閒地土無憑造報緣繇備牒到府具繇到道據  
此看得涇府分封兗州府地方其有無遺業彼中道府  
自應搜查回奏至於漢府初封雲南後隨成祖軍中有  
功素有異志改封樂安州卽今之武定成祖曾云樂安  
州去京甚近彼若有變可朝發而夕擒也是漢府分封  
之初成祖待之如此安得復有田土給之卽有之當時  
亦已籍沒安得遺畱至今設或有之而不報地方里老

之傳言鄉保之舉首雖欲隱匿而不能抑或有之而不報卽有司之敲扑道府之申嚴雖欲隱諱而不敢彼小民方畏查覈之及捶楚之苦卽鎔銖之拖欠升斗之逋負有賣妻鬻子以供上之誅求者况肯以公家之遺業而匿之爲己有乎業已再三搜括實無所遺其民間地土皆國家惟正之供難以分割或有在官之賸餘可以設處以應親藩分封之典是在本司酌處而已擬合咨復等因准此又准登州海防青州兵備武德東昌等道牒呈查勘得所屬州縣俱與三守道所報相同各等因准此爲照福王分封在卽分屬親藩至隆重也所需養

奏略卷三

三

贍典禮至宏鉅也重以皇上之嚴旨部院之明文本司欽承之不暇况敢艸率遲延以稽悞大典自取罪戾但據各道府廳回報搜括地土委無遺漏旣無閒曠之地可以加分毫之稅又無額糧之田可以供派撥之需當地方災荒之後卽惟正之供猶冀萬一之賜於皇上浩蕩之恩得稍寬一分卽受一分之益而忽聞括取地畝以供藩封之業小民祇見事出創聞凡此地土皆祖父以來相承耕種世守之業一旦奪去遂爲千百年王府之有相與駭異以思爲難其不捐棄而逃竄者什之七不悲啼而忿隕者什之三諸府縣有保民之責安忍視

小民之楚痛而不爲一拯救之也卽時當催科尙思請蠲請緩以祈免流離餓殍之苦況無故而迫逐之乎第本司奉兩院明文督責再三旣不容以無地而執前議以回奏又不敢以藩封大典而強府縣以必從萬不得已之計惟有盡力設處可得銀若干以當地畝之數庶可以徼皇上之慨允冀福王之寬貸耳查得涇府莊田屢次搜括僅得一千二百餘頃行據兗州府冊稱每畝原納糧銀一分三釐近奉明旨每畝徵銀三分外欠一分七釐不合欽定之數該府萬不得已議派府屬州縣均攤包納連前地正糧共得銀三千九百三十一兩九

奏略卷三

三

錢四分以合欽定每畝三分之二之數業已造冊呈報訖又查漢府雖封武定旋已國除已經年遠委無遺下寸土無憑查撥再照東省迭罹災傷小民貧困已極目今流離載道實不堪命該本司反覆思維無計可施勢難取盈於民若不設法議處且恐終難回奏及查本司別無堪動銀兩止有裁減各役工食原係解司備充倭餉之數目今倭汛已甯合無於內每年動支二千五百六十八兩六分再於修廟銀內節省銀六百兩本省支用香稅銀內節省銀四百兩共銀三千五百六十八兩六分該折地一千一百八十九頃三十五畝如此則所動者

皆在官之物毫不取諸民間所解者皆一定之數毫無  
追呼之擾而小民不知有蔓延之苦親王坐享需雲之  
樂矣至於涇府遺下地租房租圍租共銀三千九百三  
十一兩九錢四分遵照會典責令有司徵收解赴本司  
與前湊處之數共銀七千五百兩自之國之年爲始每  
年分作二次起解福府交收合候會題等因呈詳到臣  
案查前項莊田先該前按臣節奉嚴旨會同撫臣兩疏  
回奏止有涇府遺地一千二百八十一頃九十八畝地  
租及房租圍租共銀三千九百三十餘兩前疏未下迨  
臣入境受事聖諭載頒所責成於臣等者甚嚴甚切臣

秦略卷三

五

屢檄督催司道查報前來該臣會同巡撫山東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李同芳恭照福王養贍地土先是比例潞  
王以四萬頃爲請業奉屢旨於山東涇漢二府遺業及  
相應地土着實搜查災民不勝驚擾乃所得涇地數僅  
如前嗣後再搜則涇地已無尺寸漢地絕無查考而閒  
曠之地六郡俱無徒使災傷困苦之民爭相駭異謂將  
奪民田以歸王府瞋目語難若有一日不能安其生者  
臣等聞之方兢兢恐激地方之變幸蒙皇上體恤元元  
准輔臣之奏嗣從福王之請相繼減去二萬而以二萬  
頃責之三省湊足荷茲德意真是如天夏無以加矣此

而復求恩減既重拂皇上親親之仁若仍索諸民間又重負皇上恤民之意日夜圖維計無所出適接河南撫臣揭稱該省查有實地一萬九百九十七頃三十四畝零又派銀一萬兩折地三千三百三十三頃三十三畝零湖廣撫臣云該省議動存留銀一萬兩折地三千三百三十三頃三十三畝零夫二省一以銀佐地一無地折銀合之已得一萬七千六百六十四頃有零山東除報過涇府前地外於二萬頃數止少地一千五十四頃耳使徒執搜括之無從不爲委曲以處補是以一簣之虧缺二萬之額其如皇上之德意何不惟臣等義不敢

奏略卷三

五

出將舉天下而尤山東曰是何惜此區區金錢不共襄大典爲也惟是庫藏如洗點鐵無方別無堪動之銀可以充抵再三行布政司覆查止有節省修廟公用及裁減工食三項銀兩共三千五百六十八兩六分此皆在官之物並不取之於民而計銀算租已該地一千一百八十九頃三十五畝連前涇府遺地一千二百八十一頃九十八畝合於河南湖廣二省地數已足二萬頃之額且稍稍過之臣等極欲仰體聖意務足實田不敢輕爲議抵顧當此計窮力殫之時又值吉期迫近之日惟有前銀可抵地租蓋亦萬不得已而曲爲湊補也者應

以分封之年爲始每年照數動支起解其先報涇府地  
租房租園租遵大明會典令有司徵解布政司通共該  
銀七千五百兩差官一併轉解福府收爲養贍之用不  
煩催督而坐享輸將此臣等所以上慰聖懷少襄大典  
而於東省災民亦免再爲驚擾重地庶幾獲安矣除涇  
府遺地四至疆界及應徵租銀各數目文冊另疏奏報  
外既經該司議呈前來相應會題伏乞勅下戶部再加  
查議上請允日行臣等遵奉施行緣係莊田湊補無策  
德意仰承難緩謹遵嚴旨曲議代完以襄大典懇乞聖  
明俯賜准從以安重地災民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

奏略卷三

奏

專差承差宋邦賢親齎謹題請旨

奏略卷四

桐城馬孟禎奏符箒

欽奉聖諭疏

樹華按此疏在萬曆四十二年六月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臣馬孟禎謹奏爲欽奉聖諭事臣照萬曆四十二年正月十九日奉都察院勘劄准戶部咨奉聖諭朕昨覽福王奏請憫念時艱再求酌減養贍田地深慰朕懷特允所奏復減一萬其二萬之數已著該部卽行撫按官速爲撥給恐誤行期今王之國時日迫近該部如何尙不題覆顯是耽延違慢還著行文嚴催各官上緊查撥實在地畝造冊送府自行管業仍立

奏略卷四

十一

限與他蚤完大典如仍稽遲推諉的必罪不宥故諭欽此欽遵該本部進繳聖諭具本題知奉聖旨這莊田已經再減你部每臣下也當仰體朝廷德意着作速行文與撫按官上緊如數撥給造冊送本府自行管業不許延遲稽誤違的重究欽此欽遵本年四月二十一日又奉都察院勘劄准戶部咨爲欽奉明旨派處土田事該本部題戶科抄出河南巡撫都御史李思孝題爲府第將已就緒等事奉聖旨這莊田屢有明旨如何又來支吾俱要實在地土方足養贍不許折租其未足額數着戶部派定三省每省若干上緊清查設處膏腴的地冊

送本府自行管業不許仍前彼此推諉違玩取究欽此  
欽遵抄出到部該本部酌議以所少八千九百七十一  
頃零分派二省派定山東除報有地一千二百八十一  
頃九十八畝二分三釐零外尙該補地三千二百三頃  
五十一畝七分七釐零等因具題奉聖旨是這莊田依  
議行與地方官上緊處給欽此欽遵本日又奉都察院  
勘劄准戶部咨爲莊田湊補無策德意仰承難緩謹遵  
嚴旨曲議代完以襄大典等事該前撫臣李同芳題議  
代徵租銀緣繇奉聖旨王比例請給養贍田土朕念災  
民可憫已經減去二萬數不爲少如何各該地方官不

奏略卷四

二

能仰體上意恣肆抗違王請者地未曾請銀何乃屢次  
支吾瀆擾都且不究且之國期迫還着戶部上緊行文  
該省撫按遵照新旨上緊作速撥給實在地畝造冊送  
府自行管業如再仍前怠玩不遵的治罪不宥該部院  
知道欽此欽遵本月二十六日又奉都察院勘劄准戶  
部咨爲之國指日養贍尙未報到懇乞天恩敕諭催督  
以憑踏看收管事該福王奏前事奉聖旨這養贍田土  
已屢有旨着撫按官查撥如何延捱不遵尙不奏報舊  
例原額今已減去一半在京店稅子粒又已辭免宮眷  
內外隨從人等數多將何養贍該部如何尙不承服顯

是漫不經心姑且不究着該部卽便馬上差人嚴催作速撥給造冊隨途呈遞送府管業如再稽遲定行究治欽此欽遵隨差効勞官鄧燧前來守催本日又兩奉都察院勘劄准戶部咨奉聖諭嚴催行間本年五月初三日又奉都察院勘劄准戶部咨爲報到養贍又與明旨不合懇乞聖明再赦戶部轉咨撫按遵照前旨查給以便徵租以完聖澤事該福王奏前事奉聖旨朕覽福王所奏河南巡撫李思孝查撥養贍地土皆荒蕪雜地顯是朦朧搪塞希圖了事好生可惡本當重處念係交代官員姑且不究便着戶部馬上差人卽行該省并湖廣

奏略卷四

三

山東各撫按等官卽查膏腴田地撥給務足二萬之數造冊送府自行徵租管業你部便立限與他不許再行遲誤該部院知道欽此該本部立限山東限本年五月內報完覆奉聖旨知道了欽此欽遵各等因移咨備劄前來節經臣等案行山東布政使司督行道府州縣卽查相應膏腴地土遵照戶部派定數目撥給造冊轉報及差人守催去後今據該司呈稱奉文轉行各府多方搜索務要膏腴隨據開報前來濟南府地九百九十三頃八十畝兗州府地一千四百一頃三十畝東昌府地四百頃青州府地二百頃九十畝萊州府地一百二頃

五十畝登州府地一百五頃一畝七分七釐以上其地三千二百三頃五十一畝七分七釐共該徵銀九千六百一十兩五錢五分三釐一毫共足該部原派撥補之數與先查涇府遺地見在造冊送福府管理上副皇上嚴切之旨惟是田土止有此數明旨欲取膏腴則有司亦以膏腴應之部文欲取成片則有司亦以成片應之間有原係國課民業不容混入藩邸者緣奉旨嚴重於此急欲取盈於彼不免虧損故前此折租之說要責成有司既完福藩額數其餘虧少亦量處補始成完局至於每畝三分隨坐落該州縣每年於十月中開徵完足

奏略卷四

四

聽該府官校前來交割移交長史司啟王收納最稱簡便本司之苦心如此若本府自行管業萬一收租之人多行需索小民逃徙必致荒蕪彼時歸咎報冊之人抑何及矣故本司爲福王計田土既有定額應責有司徵收力省易辦計無便於此者等因呈詳到臣爲照福府養贍地土見奉部文除涇府遺地一千二百八十一頃九十八畝二分三釐零外尙該補地三千二百三頃五十一畝七分七釐零先是臣與前撫臣嚴督司道要照前地數刻期報完今據該司將各府開報地土及涇府遺地共四千四百八十五頃五十畝每畝徵銀三分共

該銀一萬三千四百五十六兩五錢又官店菜園房租銀八十六兩通共該徵銀一萬三千五百四十二兩五錢備造文冊呈送撫臣徑送福府管業外該臣會同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錢士完看得皇上之愛福王天性至情也撥田養贍祖宗舊典也臣等卽甚駑鈍何至煩天語丁寧且東土幅幘亦廣此四千四百八十五頃五十畝何至諄諄責成恐不得之臣等有以窺聖意之淵微矣伏讀會典一款各處王府不許置買田地霸占民業又一款額辦錢糧田地不許王府奏討又一款王府欽賜田地佃戶照原定則例赴本管州縣上納

奏略卷四

五

各該人員闕領不許自行收受煌煌祖訓昭若列星聖明動稱法祖不踰尺寸意必有閒曠之土廣行搜括上不關國家歲辦下不係民間世業可聽福府自管者庶幾臣等必當勉辦耳顧前此臣等聞命拮据終歲未得不得已而爲湊處解銀之說無當聖心嚴旨切責有司等官奔馳盡瘁近據該司報到部限額田略已足數臣等竊自幸邸業有歸可得無罪及細覈入冊之田面詢道府等官尙有取諸民間將爲措價以償者矣又有原係州縣歲額將爲曲處以補者矣天威嚴重膏腴難得委曲求濟至於如此若聖諭所及每畝三分送府管業

臣等更有不容默默者東土最瘠兼以蝗旱頻仍民不聊生逃亾接踵列聖以來極意撫恤見今闔省錢糧起科最輕皇上所定每畝三分較之尙懸須責成各縣包足此數是以議及輸銀非得已也倘必福府委用員役前來徵收恣意需求人情洵懼不致逃移拋荒不已迨及荒棄錢糧無出彼不自認騷擾之過反謂田土瘠薄以致額數虧少猶然遺累地方耳臣等伏讀聖旨要實在地土不許折租只恐銀係浮額地土始有歸着耳見今地畝坐定縣分頃畝冊籍的然成熟堪垂久遠其不敢搪塞推諉明矣臣等所深慮只是通省之糧額原輕

秦略卷四

六

福府之輸租較重再加管莊官校剋害百般軍民驚擾仍煩聖慮不若責成有司包完每畝三分及期徵足交割本府官校移文長史司啟王收納如該司所議庶幾遠遵祖宗世守之憲近貽一方安堵之休上不虛主上頌疊之論下不失藩府坐享之業此亦臣等所以仰答聖恩少效忠款之萬一也伏乞敕下戶部再加酌議上請定奪允日行臣等遵奉施行緣係欽奉聖諭事理未敢擅便爲此除地畝界至文冊撫臣奏繳外理合具本專差承差王永貞親齎謹具奏聞伏候敕旨

贍田勉奉明旨疏

樹華按此疏在萬曆四十二年秋間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臣馬孟禎謹題爲贍田勉奉明旨  
管業空圖長策謹披瀝愚忱仰祈聖明睿斷以垂永久  
事頃者福藩土田一事臣等查得先因地方瘠苦奏請  
折銀未蒙聖允必欲撥給實在坐派山東四千四百八  
十五頃五十畝零仰承聖意嚴行司道各郡多方設處  
宵旦經營心血幾嘔物力盡竭至今始得湊完前數已  
經會同巡撫錢士完造冊另疏奏繳惟是徵收之法最  
莫良於有司徵解蓋有司係牧民之官民與官相近官  
與民相習凡體恤下情稽察完欠防革弊竇事無鉅細  
恆必繇之今冊報贍田畝有定數銀有定額但藩府一

奏略卷四

七

以此事責成有司每年按數徵收依期起解此祖宗定  
制何等簡靜乃福王屢請曰自行管業皇上屢旨亦曰  
送府自行管業夫業則王之業也必欲自管誰能禁止  
第管之得其人而王享厚實且並享令名是謂良法管  
之不得其人使利歸於羣小害歸於百姓而不美之名  
歸於賢王是謂厲階臣等籌此最熟慮此亦最長矣故  
今日之事王當思之國之初立法伊始惟府以內供除  
等事責之中官其府以外事關係民間則宜一應責之  
長史山東贍養田土總計租銀額數每歲秋成長史司  
啟王移文東省布政司照數收解布政司轉行郡邑每

年以十月開徵各佃戶照畝完納合總傾錠聽該府官  
校前來交割長史司復啟王照數查收定爲成例年完  
一年此非以王之官管王之業乎如此則閭閻各佃戶  
不驚藩府歲額不失將見誦王之安靜者且謂河間東  
平再見故曰享厚實並享令名者此也若乃策不出此  
或左右內官希圖贖土爲奇貨管業爲利藪營差遠出  
王不察而一輕信其言則此輩之出而奉公守法能不  
擾者幾人哉一年一差將見假威肆行稍有不遂譴張  
百見或田本膏腴也而誑稱爲瘠薄佃本良民也而誑  
捏爲刁頑界本分明也而妄意於芻占銀本足數也而

奏略卷四

勒重於外加種種弊端未易屈指甚或借名查勘思騷  
行郡邑之間又或陵厲難堪致激成不測之變民間鷄  
犬不甯各佃望風遠遁此於王之額數租銀曾毫髮何  
裨而於王之安靜賢聲且所損不少勿謂臣等今日不  
先言也事求善後法重防微上關藩府亦下係一方利  
病謹會同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錢士完直陳  
長策伏乞敕下戶部覆議上請卽賜裁斷以定藩封永  
利臣等無任悚息待命之至緣係贖田勉奉明旨管業  
左圖長策謹披瀝愚忱仰祈聖明睿斷以垂永久事理  
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王永貞親齎謹題請旨

贍田恪遵聖諭疏

樹華按此疏在萬曆四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臣馬孟禎謹題爲贍田恪遵聖諭管業久候部覆再懇聖明稽祖制安要地以垂萬世治安事福藩肇建臣等屢奉嚴旨行戶部派該山東地方福府贍田四千四百八十五頃五十畝有零該前巡撫都御史李同芳同前巡按御史馮嘉會及臣拮据數歲方足此數已經臣會同撫臣錢士完造冊奏報稍違稽緩之誅職業可塞矣若乃委有司徵收不許藩府自行管業煌煌祖制萬世宜遵非臣等敢創言之特其間關係一方利病雖在聖明或難悉照則不得已不備述其

奏略卷四

九

故以俟採察久之閱邸報見撫臣題疏奉聖旨這所奏查撥福王養贍田土既稱報完着遵奉屢旨照潞王事例每畝三分徵租造冊送府自行管業如有勢豪人等不遵的着撫按官指名參奏治罪該部院知道欽此又該臣題奉聖旨這所奏查撥福王田土遵照前旨本府自行徵收管業如有鄉官勢豪人等不遵的着本府指名參奏該部院知道欽此夫律有勢豪以衛熒獨小民耳皇上片言風霆海宇震悚誰則阻之近來內臣魚肉小民怨聲鼎沸亦借勢豪之名上激聖怒一方鷄犬遂成壅粉忠梗之臣急圖救正而不可得不意皇上習聞

其言兩見明旨也臣之所慮異於是皇上初年東土獨有正供耳近來正賦不已橫加包稅加稅不已創立藩業皇上宜加意軫恤之又欲使中涓爲政牽引數十虎狼輩與民爲難凡迫近藩業處必相與逃而去之侵暴漸廣又必相與結聚而抗之耰鋤相挺計出必死不在勢豪而在至愚至弱將轉溝壑之民書不云乎民惟邦本本固邦甯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此臣所以展轉思維痼瘵在躬請以管業付有司也已經該部據臣等疏揭極言自行管業不便有八可謂愷切詳盡矣庶幾上動天聽翻然允從靜聽彌月未蒙批答面從

奏略卷四

十

後言臣子深戒臣謹會同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錢士完敢備爲皇上陳之高皇帝首重恤農山東河南等處荒蕪之地儘民開墾永不起科載在典制年來東省撫臣及屯田御史各領敕開荒歲一舉劾以科殿最每畝起科一分疏在御前此則田土瘠薄之明驗也累朝以來曠恩招之循吏撫之牧愛如子宜乎連阡比屋地無遺利而飛鴻在野時有逃亾水旱間值逼而爲盜此則民間不堪重科之明驗也頃歲爲福藩贍田分派東省限以每畝三分臣等檄行司道拮据講求豈復有上腴之土不屬正供不關民業特畱以待藩府徵取

者哉心嘔力殫僅而得之方復噢咻其民與相安輯一  
旦聞府役且來不必徧地騷乳豺虎於春園多方搜  
括布羅網於秋荼而後法有所必窮禍有所必結陛下  
試平心度之熒熒小民肯舍每畝一分之科而就每畝  
三分之科否良吏撫之而尙逃悍璫虐之而樂就否東  
民刀劔爲佩有俠烈風樂禍輕生相染成俗管業人等  
方銜天語之重恣睢操割無所復控弱者懷樂土襁負  
之思強者效清源焚劫之慘重地爲墟主威頓辱此臣  
之所爲深慮也皇上亦知東土所關之重乎東則遼海  
相望與倭奴鄰重兵屯戍其地西則千里河漕縮穀清

奏略卷四

十一

口臨德之貯重粟班軍之習往來用以拱衛神京聯絡  
氣脈列祖奇謀良有深意其宜戢不宜擾明矣藩府之  
地領之中使不爲加委之有司不爲減皇上所爲屑越  
明旨不難諄諄獨管業內使與隨從數十百人厭飽其  
欲耳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忽社稷之長計養谿壑之大  
姦此又臣之所爲深慮也且皇上誠愛福藩畀之厚實  
亦宜與之令名東平河間所以流美無窮在退讓耳建  
一藩府跨制三省繩繩蝨羽將何以繼況乎又使其左  
右之人布滿闔省以爲愉快彼其人類非能抱國恤非  
能畏民巖獨見利耳利之途甚廣其嗜甚羶初未必致

禍也激而成禍庸可料乎東土抵都門疾騎不過三日猶之皇上寤睡之側卒然有變震驚君父福藩能自安於心否毅皇帝朝秦藩請河壩地牧馬左右入其重賄立命閣臣艸制與之不可毅皇帝按劍而怒違者齒劍大學士梁儲艸敕曰王得地無招聚姦人無廣畜士馬以與國家爲難毅皇帝得制驚曰若是可虞其勿與祖制賦租而不畀地倘亦有深意乎而況其密邇都輦乎此又臣之所爲深慮也東土登萊海島東昌運道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三郡各建一藩宗祿繁而民脂竭兢兢憂其難繼計不知所出耳福藩新業名不奪民舍民

奏略卷四

三

將安取之管業人役輸公者有限乾沒者無限名不奪民舍民又將安取之方今倉儲馬課郵費邊供鞭撻日煩窘迫日甚海水不實漏卮鄧林不供野火有識者方爲賈生痛哭流涕而況乎災沴頻仍萊蕪未闢皇上何不畱此涓涓畜養小民上佐國家之急而徒以飽噉涓人耗費市猾此又臣之所爲深慮也章皇帝令北直隸地方比照聖祖山東河南開荒田土永不起科武皇未造中涓爲政稱爲無糧地土槩行攘奪公私莊田踰鄉跨邑靡所底止於是民間強者劫奪弱者溝壑幾釀大亂肅皇帝入正大統遣御史樊繼祖主事張希尹公同

查勘勒回莊田一切弛以利民而後閭閻靜謐泰甯至  
今此我國家否泰升降一大機也莊田之害不見民間  
於今幾百年皇上復創爲之不於勲戚而於藩府不於  
直隸而於山東皇上聖明不法世廟之攬乾綱而尋武  
皇之弛銜勒自後諸藩並見紛然陳乞皇上何以卻之  
除浙直之財藪嶺海之險遠皇上尙餘幾省堪此輩蹂  
踐使膏腴盡於藩業守令屈於璫貴令甲掩於浮詞海  
內喪其樂生姦豪將窺左足臣於是有不忍言者帝王  
舉動爲萬世規而況乎目下有必窮之勢此又臣之所  
爲深慮也業之屬有司與藩府臣等何與焉獨有司受

奏略卷四

三

轄臣等督察不遺餘力訾議朝露而夕聞之夕上而朝  
視之御前疊疊彈墨猶新故法有所必行也中使習成  
驕奢有不貲之費憑依城社有敢肆之膽小民被其陵  
奪不敢言卽言已魚肉矣臣等聞其暴戾不輕言卽言  
已糜爛矣而皇上方復入其偏辭每爲屈法往事可鏡  
也潞府徵租中使扭結郡守於大都廣市之中至欲對  
命可駭也東土方脫虐焰民氣未蘇今茲藩地徧在六  
郡假聽福藩自爲廣建邸業爲逋逃藪詰盜則盜有主  
詰租則租有歸履霜堅冰漸不可長臣等甯負福藩不  
敢負皇上必將整飭朝紀搜剔城社皇上亦安能不自

爲耐稷計不行臣等之言曷若今日卽歸有司顯名厚  
實總歸福藩之爲得也此又臣之所爲深慮也臣於是  
知祖制不許藩府自行管業洋洋聖謨可垂萬禩伏願  
皇上不以姑息爲愛義方開本支百世之永圖福藩不  
以厚藏爲富恭儉永毗一人之令德將臣等所查明  
冊報贍地亟下戶部仍行臣等分發各府縣官每年如  
數徵租聽官校前來交割但有虧少臣等照正額錢糧  
查參罰治仍立限追足以仰體皇上眷寵親藩之意則  
皇上今日之舉將與列聖比隆天壤並永而宇內承休  
龔泰若泰山而四維之矣

奏略卷四

地方民困已極疏

樹華按此疏亦當在萬曆四十二年十月

古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臣馬孟禎謹題爲地方民困已極  
藩使騷動可虞懇乞聖明亟賜明旨以安人心以保重  
地事臣等爲福藩贍地一事前後屢疏求免搜括求折  
租銀求聽有司徵解寸心幾嘔唇舌幾敝俱未荷皇上  
俞允近該戶部據臣等疏揭復力言自行管業不便八  
款上請迄今月餘亦未蒙批答事關藩府永圖及地方  
利害萬不得已復同撫臣於十月二十四日具疏再申  
前情仰祈聖斷蓋誠見夫有司徵收之便自行管業之  
害有鑿鑿乎真不爽者乃疏方拜而藩府差官至矣據

譚城驛抄牌一牌稱福府承奉正曹奉令旨前往山東所屬州縣清丈并徵收錢糧自河南周南驛起馬計開官轎一乘茶褐傘二柄皂隸八名民壯八名吹手一副坐馬二匹包馬四匹中馬四十九匹積十五擡藍旗六杆五方旗全書堂官一員坐馬一匹青傘一把皂隸六名由孟津河陽懷慶甯郭脩武獲嘉新鄉滑縣開州濮州莘縣朝城東昌荏平長清濟南府繳一牌稱福府門正劉奉令旨協同前往山東等處所屬府州縣清丈并徵收錢糧自周南驛起馬計開官轎一乘茶褐傘二柄坐馬二匹皂隸八名民壯十二名積十二擡包馬三匹

奏略卷四

五

中馬三十八匹吹手一副藍旗六杆大旗全繇孟津等處同前路至濟南府繳臣等見牌不覺駭嘆曰自行管業之爲害果至此哉除一路騷擾需索等情牌行驛傳道查報外今承奉曹登門正劉顯並隨從百人見住本省貢院供給浩繁皆取給館驛到未三日投臣等一手本爲奉命清丈欽賜地土併徵養贍租銀事內稱敬奉令旨前來清丈徵租煩嚴行府屬州縣掌印官文到卽設備弓尺書算人等擇日會同踏丈並諭令佃民將本年應輸租銀上緊營辦聽候示期依期完納庶得早旋歸復主命等因該臣等看得清丈之說此事勢之必不

可行而佃戶責令各向藩府差官納銀此又小民之必不能從者謹會同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錢士完痛言其詳惟皇上亟垂聽焉福藩贍地坐派山東四千四百餘頃地方諸臣仰奉明旨前後搜尋雖強勉報足然實取足於六府百餘州縣之中在濟南青州府屬則爲罄軍產在兗州府屬前報則爲涇府遺產後報則爲汶陽昭陽地在東昌府屬則爲河灘地在登萊府屬則爲開荒地蓋嚴旨旣不敢違而民間世業復不敢奪其不能不東那西措設法湊處積零星以足額數此皇上所洞知亦福王所深知也畝數銀數載在報冊自皆

奏略卷四

夫

成熟之可佃原無界至之不明逐年徵租但責令有司督催自是分毫不少何以丈爲丈則郡郡有地縣縣有土官校百十餘人哄然四出一省驚動遍地騷擾祖宗二百餘年以來分封不少曾見有此舉動乎丈則一州一縣之中或土田十數處一卹一里之內或坐落三五所卽戴星出入一小邑東西南北周遍月餘尙不給總六郡州縣計之非數年之力不能竣事矣差來承奉門正有神行之術能刻期逐畝而丈乎如曰兩官不必出而分遣校役四布丈量則狐假之外更有狐假有錢者隱瞞竟過無錢者捏故刁難徒滋一番需索飽猾棍之

欲丈與不丈同耳如曰不藉清丈不得別生枝節託言  
更換以肆需求則山東之力竭矣自昭陽汶陽軍產河  
灘等項之外若虧朝廷之額糧奪小民之恒產以供贍  
養不惟臣等不敢爲而此中民貧俗悍逼迫太過必有  
意外之虞竊恐不特福王不得有其土而皇上亦不能  
有其民矣況乎耕佃王田之民不過隻牛擔石之輩一  
聞清丈到處驚駭惟恐擾害相率逃遁有司能盡執而  
繫之乎倘爾則見年租銀何從徵納來歲田土誰爲耕  
種此事勢之必然而慮之不可不早者至於各佃戶租  
銀強令赴藩府差官交納則尤斷斷不能行何也小民

奏略卷四

七

之於有司所謂依靠爲父母而習聞習見者也間有一  
二徵收錢兩秤頭稍重追呼稍急猶皆掉臂而去矧藩  
府差官風聲所至人人畏之如虎六府中登萊各屬則  
遠在千里東兗青各屬則遠在數百里一徵發期會能  
令之讓楹齋銀賒賒而至乎此情理之所必難不待智  
者而知也臣等地方官一應民情土俗知之甚悉慮之  
最詳日夕仰體皇上親親之心福王差官遠來之意事  
求安靜而法求永久已報之贍田斷不敢虧原額而王  
或不信當令各有司照冊覆勘再具一冊並具不違甘  
結交割差官以復王命已定之租銀斷不敢少原數而

王恐或遲當令有司上緊催完立限類總交割差官以復王命此至當不易之理亦經久可行之事倘差來中使堅執弗悟不卽速屏爪牙必欲橫行郡邑則臣等知有朝廷法度斷難聽從況一時人情洶洶六郡驚動一出省門勢必激成他變若等不足惜如福王安靜之賢聲何事在剝膚臣等言及至此淚盡血隨伏乞皇上俯鑒下情亟賜俞允俾人心安而租銀得以早完重地不至杌隉藩府幸甚地方幸甚臣等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藩業久定疏

樹華按此疏當在萬曆四十二年十一月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臣馬孟禎謹題爲藩業久定營差

奏略卷四

六

內官索清丈索佃戶索莊頭詰管業鉗制地方懇乞聖明嚴敕禁戢以隆藩體以便輪租事臣奉命巡按山東凡地方利弊有關於民生休戚者必加意綏戢庶無負皇上任使若徒人唯人諾一內臣敢恣肆橫行無爲貴巡方之使矣臣於六月內會同撫臣查照戶部派地四千四百八十五頃五十畝有零如數造冊奏報皇上并冊送福藩自頃畝之數銖兩之租以及坐落郡邑輸租姓名法莫詳焉計莫便焉秋冬斂畢各州縣立限徵收責令解布政司差官齎納福藩此臣等所以肅恭上命甯須更督催爲也不意今十月間福藩承奉門正二官

驟來東土斯時也田額久明租入方始漫無所事長途費以數百千計是亦不可以已乎且鞭撻卒隸恣索折乾驛遞一處約索數十金不等臣等查派有細數受有主名不敢瑣瀆宸聽卽二官所遺牌共用夫快二百餘名馬一百四五十匹身所攜一百十餘人綵服巍冠絡繹擁後皆乞人之思啜汁者也如此景象過一邑一邑邱墟經一落一落逃竄臣等不得已傳諭勸阻毋擾窮民激成異變豈徒爲地方實爲二臣豈徒爲二臣將使樂業之民均棲甯謐之地而賢王休聞益遠矣豈意此攜帶百餘人日夜耽耽巧立名色漸來相逼初移手本

奏略卷四

九

欲臣等嚴行印官設備弓尺書算會同踏丈豈不將徧地索之乎而臣等不許再移手本稱租銀乃世守歲額諭令各佃自來本府交納豈不又將盡人索之乎而臣等不許宐夏商確可行與民相安乃三移手本謂諭各府縣設立莊頭何無一人前來投遞認狀或容徵收管業或不容徵收管業一言爲決意將以管業爲功以臣等不容管業爲罪盛氣相加目無撫按皆積猾敎之臣等安足與較哉獨藩租所關臣等不得不酌定事體入告皇上耳高皇帝貢賦普天只造一冊送藏後湖海內數百千萬錢糧方輸恐後何曾容一內官干與其事親

藩託體聖明歲輸亦同國課臣等拮据二年地既入冊  
只須及時督送福藩更有何事可以居功而況承奉門  
正徵求差委廣肆科索不自慚愧咋舌且揚揚屢更騙  
局如從公踏丈也佃戶親納也設立莊頭也皆地方之  
所駭聞羣姦日夜之所搆造將以牢籠官府捲盡地皮  
亦毒甚矣臣謹會同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錢  
士完請得而詳折之丈田事從來人不敢輕言欲完一  
縣未可計月又須里老熟知地土者共任其事未有以  
六郡數十州邑委之內臣而能親丈者也又未有攜帶  
百十餘人跟隨夫馬數百遍地驛騷而可丈田者也在

奏略卷四

三

汶陽昭陽河灘諸大地尙可計歲就功其他坐落零星  
雖畢世未有能徧丈者也此特言其勢難耳丈田之端  
一開或聯阡陌而思芻拓或因讎怨而啟投獻或明知  
膏腴而蹊牛之計深或明知富厚而虎攫之威毒甚而  
哀惻動人驅逐且至誼譁未已囊橐立傾清丈特一總  
名耳其間千病萬痛不可救藥皆自此出宐姦人倡議  
銳然欲亟舉之而事勢之難彼亦自知不可於是議要  
佃戶親來納租事似小更意實更酷見在田以頃計則  
四千四百八十有零以畝計則四十四萬八千有零冊  
內租戶一千七百有餘猶是總數若細查之不知共有

幾萬且散於六郡遠者千里近者數百里之間而欲呼集會城親自交納誰爲約束誰爲交關夫縣官之令行於縣也催糧有排甲呼集有皂卒分限有日期其核數也目無停瞬其比責也口無停揮猶然逋負未清參罰未已見在跟隨內臣皆市井遊手未諳民瘼欲以一內臣縮數十縣官之任以一方跨據數百千里之遙經年奔走前來輸租其誰與我謂專行不須縣官彼直木強人耳謂仍須縣官贅員何爲故臣等非阻撓之也以孟浪無主之胸逞恣睢不平之氣釀成大禍甯忍坐視只得直言不可耳彼其人當加三思作何徵收方妥乃諛

奏略卷四

三

佞先入科索轉橫只問如何不立莊頭如何不容管業臣等請得盡言以開其愚可乎使二臣誠忠於福藩也福藩世垂東業東土亦世輸藩租兩相遇而相成是二臣之有造於東土也民方翹足傾耳幾撫我乎不過旬日誅求之令日新簡覈之毒轉侈必如其意乘堅策肥遍歷州縣帑藏不足供矣問界定址邑里相聯吞噬不勝慘矣廣設室宇藏匿姦回遠近赴之逋逃不能詰矣臣等方懼此舉將五年十年未得結局乃其意正以五年十年爲快方恐此地罄公罄私終難善後乃其計必且罄公罄私始愜於是乎東民之命無復望於二臣而

二臣亦逆揣一方民情終難強附飄然長往不思結局獨不念此往返所費幾及千金誰非脂膏僅飽浪游果曾爲福藩效絲粟之力否看來二官雖慣狐假實是未諳事體非有意敗壞藩府之事但所收畱皆海內第一等刁惡實繁有徒內萌非望之想意非丈量不能淹久非佃戶不能盤據非莊頭不能藏匿借租爲名意在租外只是多方蠱煽暗行其私二官在股掌間不自覺耳臣等既盡燭其姦斷不少假僂以不容管業挾臣等豈國家巡按一方之臣么麼亾命稍不如意遂思含沙中之尙謂當世有綱紀哉臣等因念國家典制獨重親藩

奏略卷四

三

至於田土不許自管非薄之也爲藩府體尊必託左右內侍內侍不諳民事轉屬於稍通文墨習籌策者彼豈徒欲了公家之務而已不生事不足以開財賄不侈大不足張鉗網不借名以亂典制不足以恣意橫行至所痛恨尤在法度之臣明習典制廉清之吏夔養閭閻巧言如簧先翦所忌人雖賤垢乎威靈上借人主呼吸可通親藩如此而不變亂是非釀亂速禍未之有也此臣等所慮不在二官而在招集數十百人屯聚未散必且遭螫未有已耳見今夥眾已離東省似無他患但以三次移文猖狂之態詳述皇上之前目下應納租銀非不

欲卽託二官轉納也人人恐懼豁壑終無滿日伏祈聖  
明洞燭此方輸京輸邊並輸福藩總屬勞民兼被災沴  
赦下戶部再加酌議容臣等督完前租卽徑差官前往  
福藩親自交納較之輿從數百人往返千金會無片語  
憐念地方而專徇儉謀罔思終局或者相去縣遠矣

銓政屢見失平疏

樹華按此疏見本傳在萬歷四十二年冬月又鄭繼之傳繼之

故楚產習楚人議論且年八十餘毫而憤遂一聽  
黨人意指其秋以年例出御史李榮潘之祥給事  
中張鍵南京給事中張篤敬于外皆嘗攻湯賓尹  
熊廷弼者也時定制科道外遷必會都察院吏科  
繼之不令與聞比考選科道中書舍人張光房知  
縣趙運昌張廷拱曠鳴鸞濮中玉當預而持議頗  
右于玉立李三才  
遂見抑改授部曹

奏略卷四

三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臣馬孟禎謹題爲銓政屢見失平  
謹據事駁正以昭公道事臣聞九卿之長命曰冢宰冢  
宰之職在乎統百官以平海內故一切用舍進退無徇  
愛憎毀譽無分東西南北廣聽並觀因物付物乎輿論  
當人心是乃稱至平焉去歲吏部尙書員缺皇上從廷  
臣之請點用鄭繼之其人實素稱清品宇內之望曰老  
臣秉銓庶幾開誠布公消近來比黨之私成今日公平  
之治乎乃近接邸報見南北科道兩推考選畱部一事  
殊駭聽聞有不得不就事駁正一直言於皇上之前者  
何也科道之有外推其來舊矣莫非王臣內外皆可效

忠豈言官盡空內轉而藩臬之是厭哉獨計天子耳目之臣出司屏翰亦須商酌妥當無少有私意其間近推張鍵李槃等數臣不過議論不投時尙若潘之祥止是疏侵舊學臣得罪熊廷弼而張篤敬則力發場弊爲韓敬之讎敵耳夫王道期於蕩平聖賢戒在已甚以廷弼一事業經逐去一掌院外轉兩科道是亦不可以已乎而睚眦必報更及於之祥必至相翦之無遺何太甚也韓敬之買科千眞萬眞三尺童子所共唾議勘未結業已累去兩侍郎外轉兩科道是又不可以已乎乃侃直之劉策方被牽纏而發姦之篤敬復行速轉何更甚也

奏略卷四

五

冢宰持天下之衡試就此一思言官如許眾仕路如許寬旬日之間外推科道五人非時情之所忌則熊韓之所側目也果得其平否至於考選擬部五臣則更有失平之甚者何也五臣皆去歲咨訪稱賢奉旨備科道之選者也相去僅一年棲遲候考一官未授一事未管何前見賢而倏見罪哉據云各有單揭或愛憎之至變非臣所知然就臣眞知的見如原任知縣濮中玉孤介性生一清徹骨部院臺省諸臣試一細訪其人如其登科後曾有一字入公門做縣後曾有一錢肥囊橐不特安置部屬且當立加重處以爲居官不潔之懲尙不其然

考選大典甄別羣才舍真正苦節不錄而浮言是徇爲善者懼矣卽一中玉而四臣可推不識冢宰會遍觀五臣訪單自揭單之外果更無加圈之單否嗟嗟事已往矣藩臬部屬儘有可做實事諸臣何所不得獨惟是三朝老臣荷皇上特眷秉持銓政不能公虛任事而受人蒙蔽舉動失平若此竊恐入銓初心當不其然臣甚惜之用是就事直言以效藥石至於知我罪我臣何計焉伏惟聖明裁察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奏略卷四

五

余廉使奏議序

西臺有竹城余先生名珊者在武廟時類直敢言海內想望風采是時政出中涓道路以目莫可誰何先生執法惟嚴彈劾不避權貴用是賈禍盛暑詔下錦衣獄訊杖慘烈喘息奄奄禁五月幸不卽死謫判安陸終逆璫之時有沉淪耳世廟御極詔起先朝言事守正之臣時當事者義不能掩先生忠而心竊憚先生直僅擢外臬備兵江右歷官楚蜀之間所至威德並著立談間平袁洞之巨寇收威茂之叛民兩地尸祝不朽應詔陳言疏時事十漸懇懇萬餘言通達國體卽漢長沙未能遠過

未

而語多侵權相疏上七日不報幾復不免至今從皇明奏議大政紀諸書讀其言慷慨激切猶凜凜有生氣非剛腸出自天植詎能若此先生通籍三十年絕不一問家人生產卒於官不能具殮予每過柱史舊廬見蕭然數椽避風雨不足再傳而後人貧不能守嗟嗟士之正直立朝清白以遺子孫如先生者近世寧可概見耶先生予里人曾視廳長蘆後百年予亦濫竽是役高山在望心竊仰止急欲錄其遺編惜什九而佚謹得奏議詩辭若干卷爲言以授之梓時萬曆仲冬旣望

勵學詩

爲學如登萬仞山層巖須用小心攀前途儘有無窮路  
止在功夫不斷間

先太僕公詩文散佚無存惟奏略一再刊刻遭亂  
板燬光緒六年夏取先大父編訂之本重刊既  
成復從龍眠古文中鈔得先太僕所撰余廉使  
奏議序因合家傳中載公幼時勵學詩補刊於  
後用誌珍惜而其和又嘗記公逸事一則亦附  
錄焉甲申冬十一世孫其和謹識

方編修象瑛明史擬稿

馬孟禎字泰符桐城人幼孤授徒奉母與同里左光斗相友善萬歷二十五年舉鄉試主考官葉向高奇之爲延譽聲名大振明年成進士知江西分宜縣悉心撫字會以逋賦被督民聞恐失孟禎亟相戒輸納不數日立辦三十四年行取授廣西道御史孟禎性剛直遇事敢言旣爲言路益慷慨思樹立首論輔臣朱賡誤國及王錫爵徇私滅公狀有旨切責又言京堂官昌濫劾姚文蔚陳治則王永光等又以災變疏請御朝開講亟發章奏遴補部院大臣并召用鄒元標趙南星皆不報石埭

一

人孫大功居京師力能通權貴以採生割幼自恣孟禎廉得實坐院署立捕之中貴再四請不聽卒案論如法巡太倉銀庫例進羨金萬餘奏罷之曰國家何事不可取贏稍崇節儉清冒濫卽可得數十萬何爭此羨爲時諸臣爲稅監誣陷逮繫甚眾至是參將李獲陽斃獄孟禎言獲陽已不可復生在衛獄尙有同知王邦才卞孔時知縣滿朝薦在刑部獄則有知縣李嗣善本皆循良適遭羅織久困囹圄將爲獲陽之續至楚宗一案羣姦誣搆除已就戮外見發高牆甚多孰非高皇帝子孫九聖心所宐矜惜亦不報代王庶子鼎涓鼎莎爭立孟禎

援祖制有嫡立嫡無嫡立長之制謂今宗藩要例一書不知刻自何年何人私改增減夫代府諸宗已不能以嫡之一字曲庇鼎莎而說者因渭母裴氏未經奏選欲以濫妾之子加鼎渭此可據乎請嚴查核則鼎莎之當立不當立自明部覆從孟禎等議立鼎渭爲代世子四十年順天鄉試進士鄒之麟分校於中書于發藻房摻中落卷童學賢等孟禎發其姦學賢坐黜之麟降閒散官給事中孫居相因追論湯賓尹韓敬庚戌會闈事敬以不謹閒住戶科商周祚欲并罪知貢舉吳道南孟禎言場事勸議已明不宐波及公正大臣且有道南之言

而查號簿因查號簿而居相得聲其罪則道南爲發姦非欺蔽時服其公明年巡長蘆鹽政四十二年按山東福王之國奏請贍田二萬山東應給四千四百餘頃王意欲奪民膏腴孟禎不可計租準值如故事王左右復誘王遣承奉至登萊覈田郡邑騷動孟禎列其暴橫狀謂會典所載各王府不許占買民業欽賜田畝租稅例赴州縣上納不許輒自收責煌煌祖制世世守之陛下誠慶王伸之厚實亦宐予以美名漢之河間東平可法也況山東東連遼海西則河漕疾騎抵都不過三日可使臥闈間卒有震驚不可測之憂乎臣甯負福王不取

負陛下王就國初由舟行已欲改從陸孟禎復止之請  
待奏報王不懌而止當是時國是日非廷臣各倚門戶  
以察大典南北各以意爲去留互相攻擊孟禎言銓政  
失平科道外推不當任私意疏參顧天垓蕭雲舉等又  
論荆養喬熊廷弼許奏宜勘與吳亮嗣官應震等議不  
合出爲廣東副使辭不赴天啟初薦起南京光祿寺少  
卿轉太僕寺丁內艱魏忠賢竊政諸東林善類斥戮殆  
盡御史王業浩劾孟禎倚恃權姦且與左光斗善削奪  
爲民光斗被逮時詣孟禎以子孫爲託孟禎慨然曰吾  
事也以曾孫女許配其孫之乾崇正改元王永光尙爲

三

吏部尙書故嘗爲孟禎論劾欲得一通問孟禎笑曰吾  
老婦乃復以趨時屈節耶遂不起六年卒年六十八

何文端

如寵

篡遺德碑記

昔北海鄭康成解組里居國相孔文舉告高密縣爲特  
立一鄉曰鄭公鄉廣開門衢令容高車曰通德門所以  
樹之風聲扶進薄俗禮失而求諸野蘇人築室以祀希  
文洛人繪像以祠君實鄉黨之好不至阿好生榮之死  
哀之輿人之誦蓋有所不容已耳如子年友六初馬公  
其初騎箕尾歸也邑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  
相杵亦旣共修雲車之祖爲旅獻矣宿艸將刈聚族而

啼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不可爲也。乃礪石而屬記於子。子惟公自筮，令洊歷臺卿，立朝偉業，日月爭光者，悉數之。夏僕從諸父老之意，則在鄉言鄉乎？夫天所分子受大者，不得取小身；在高位家，食厚祿，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昔人所歎，愚者浸淫，智者矯焉，勉厲長厚，善斯可矣。而城府深堅，將施惠如出責，無赫赫名，遂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求未厭已倦矣，爲德不卒，故祝者半詛者半，祝有益也，詛亦有損。嗟呼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父母之邦，何靳不盡利以遺民乎？公之大德，于是爭歌舞之矣。公貧賤時，固已引義慨慷，及尊倨猶若

布衣然，深謙退，與人言稱美謝，避不敏。入閭里，聞其車音，兒童皆歡擁。內史貴人坐車中，自如長老走匿。奚爲乎歲時蜡社，同里閨者，旣至握手歡，若生平。或造次不能以辭自達，和顏色以受之。人人飲醕也，見美禾嘉蔬，則喜相勞苦。媮者恥不致，公皆兼功自勵。其游蕩廢業，必彛訓之。惟土物愛有爲，不善于室者，父兄輒相與責曰：「教不先率，不謹將毋爲公所短甯刑罰，是加耳。恐彥方知質成者，愧不復爭，皆漸漬于公之教深也。」公好斲，周急嘗云：「吾家文淵有言，凡殖貨財，貴其能施賑也。石則守錢虜耳。寢邱之田，待以舉火，鄉鄰以爲常。每歲稜

時租額減半請糶卽紆積以家量盡班不贍券輒焚去  
遭喪憂者爲賻給將護其作人鄉邑凡里中子弟不樂  
爲吏願受學苦貧者爲具數歲資遣就塾學焉小子德  
造彬彬如也至或爲吏民挂誤案驗必引領曰能免我  
者必祁大夫也公不俟其謁自爲愆忠平反邑有大利  
嘗嘗造令力爭令重公素無私比未嘗不以公爲好我  
仁人之言其利溥歟故公之歲居是土大族不敢擅權  
而斷擊豪猾不敢多黨而侵陵河海之濶千里哉猶記  
壬戌癸亥間公預有隱憂不我念亂誰無父母議捐穀  
佐不虞城守更議倣古義倉法備守望助十餘年賊果

五

逼城下洵李文靖之爲聖人也正德中流寇劉七趙燧  
荼毒郡國過鈞州以馬尙書家在不合圍客秋桐民倡  
變相戒勿犯馬太僕公家公與端肅食報何不爽也則  
公積德累行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大約公之澤被於數  
萬戶公不自有矜容公之德修之數十年公未少有倦  
志蓋其天性豈弟子諒故善善長惡惡短時有薄而厚  
施行有失而惠用必爲善也如冰之必寒火之必熱不  
爲不善也如騶虞之不殺切脂之不穀山高不崩則祈  
羊至淵深不竭則沈玉極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  
于社者非公其誰與歸則諸父老之欲擬峴山也允哉

竹城爲公新豐亦公之菟穴也碑樹此土將居千里外  
生百世後者覽其跡而思其人想公之風度氣烈不可  
得見當無不唏噓慨慕以爲何幸如桐父老公生旣沐  
其膏澤公歿亦得所景行也公之風將與山俱高與水  
俱長矣郭有道碑文無溢詞非諛墓者比子故樂爲諸  
父老譏次之如此若夫山陽之淚蓋亦恫乎其言之矣  
李忠肅邦華墓誌銘

公諱孟禎字泰符號六初一號皖屏其先六安趙氏永  
樂初有州學生諱驥贅桐城封文林郎馬文昭公女因  
馬公二子宦卒無嗣遂用馬姓居桐蓋公之始祖也會

六

祖諱憲鄉飲大賓祖諱駢縣學生贈大中大夫考諱信  
延贈中憲大夫晉大中大夫妣李氏封太恭人晉贈淑  
人公少孤奉母太淑人教於書無所不讀雖盛寒暑弗  
輟學旣成受業者眾所奉束脩以供菽水餘悉推之兄  
弟嘗行歷一廟前廟祝夢神語曰近有名臣屢過此坐  
不安席可設屏以障之廟祝如其言夜復夢神謝焉公  
徵時正直格幽者若此萬歷二十五年丁酉領鄉薦明  
年成進士筮仕分宐一以冰蘖自持盡心撫字每公出  
計日進蔬米局署而去過期不返則家人有饑色邑多  
道糧公敦諭使輸不擾以吏會以部欠鐫級民間令感

而爭納三日卽具世以方之西門豹行取入觀業以無  
援授刑部主事矣吾鄉鄒萬諸公引義力爭乃得授廣  
西道監察御史公賦性讜直入朝巖巖如山立如論輔  
臣徇私京堂昌濫請御殿開講召用舊臣以及裁太倉  
銀羨之輸救誣陷逮繫之寃爭代藩庶立之僭皆所謂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者巡中城廉得採生大蠱孫大功  
事遣司坊捕之搜其室除已殺童男女以百數尙有未  
割割未殊者數十人公坐院署題疏方歸歸則權貴菟  
牘盈尺公悉麾之曰無及也巡長蘆鹽政禁私販卻陋  
規十萬以蘇商困捐金修河堤貯倉穀以備水旱建天

門書院暇則召諸生講學其中巡按山東墨吏望風引  
去值福王就國宵小因緣爲姦嗾王請膏腴索踏丈請  
內臣收租公以爲福藩之田不定則諸藩園起不特山  
左危天下皆危矣乃歷據祖訓陳其不可疏凡七八上  
至云臣甯負福王不敢負皇上於是神宗亦諒公忠改  
容報可當是時人心洶洶莫測微公其曷濟哉東事旣  
竣忌者陰謀所以中公以年例外補廣東按察副使旋  
以母老疏乞骸骨天啟初起光祿少卿升任太僕遇逆  
璫盜柄公昔所糾者用事劾公建幟東林且與左少保  
善遂奪公秩公恬不爲動更爲左任其家事且以曾孫

女字其冢孫時正值周魏爲婚罹禍之後又在已削籍之際而公不懼也崇正初起太僕卿秉銓者復脩舊隙望公以書通公曰吾老婦晚媚人耶遂不復起以清俸所餘置義田備祭授諸子姪各數畝訓以禮讓平居不以片牘干守令惟民間休戚則極言其可否如請禁姦胥報富民充茶房之類指不勝屈後公卒桐民流涕罷市立遺德碑於孔道以吏役橫呼方知前此有所讐也嗚呼公豈獨一鄉之望哉公享年六十有八著有奏略行世配包淑人繼配程淑人一子懋襄縣學生早卒二孫長庚辰進士廣東陽江縣知縣之瑛次縣學生之瓊

將以崇正十四年冬葬公某所來乞銘墓回憶萬歷癸卯之歲先大夫出公門下荷公獎掖甚至當時受知於公若蕭公命官鍾公爝張公承詔黃公金貴皆有聲當世卽邦華德薄材菲而歷官中外幸無隕越者固仰承先大夫之訓亦夙奉公之教也其敢以不文辭銘曰  
皖山巍巍毓秀炳靈維公挺出間世之英豈惟皖國賴公爲屏溯自通籍洊陟臺卿靡波砥柱光日月星設施若竟霖雨蒼生求志林壑遺愛有聲騎箕天上海內爲驚丸丸松蔭鬱鬱佳城綿綿奕葉視此勒銘

先太僕公逸事

其和既校先太僕公奏略而重刊之因讀公明史列傳及何文端遺德碑記李忠肅銘幽之文慨然想見公立朝風采與夫居鄉行己之實是時宗老義津方館於城中多記往事暇時相與談公初釋褐知江西分宜縣事以逋賦褫職矣民聞而爭納三日悉完何其入民之深也義津君曰予家五世祖父母墓地子亦知所由來乎蓋公既歸隱分宜民頌德不忘則相聚而謀曰昔公大有造於我也今聞公歸貧甚吾儕豈無意乎於是爭括私藏得百錢以上或千錢計日而得錢數百萬邑縉紳

九

二人者持謁公欲以爲壽再見再不能言以退復携之歸宜民爭來問公起居則曰我公無恙太淑人不幸歿矣公雖貧義不受金復携歸矣僉曰固知公義不受金雖然必報德則又相聚而謀曰聞公求宦窶未得公子我民公之父母是我民大父母也吾儕豈無意乎於是乃中分其錢以其半聘習形家言者遍歷桐之岡阜求吉壤最後得一區山水環聚法當後昌遂以其錢之半買山畧券約歸馬氏乃相與盛服見公再拜獻焉公遂奉親合葬於茲山予家祖墓惟四世祖父母葬於高嶺及此山最吉往者元伯先生及汝祖通判公嘗言之如

此其和幼時從大人掃墓亦竊聞之數矣高嶺之得  
其事亦絕異述之者言人人殊不敢妄紀懼失其實獨  
三科松爲分宜民所購買也守墓老人或猶能道之嗟  
乎民也且知感德不替况親爲其子孫者而可勿敬念  
之哉公歿於崇禎癸酉距今二百五十餘年矣先世積  
累之深與後嗣繼承之不易族之人其有能知之者乎  
蓋義津君之歿亦且踰歲矣此予之所以喟然增慨也  
公奏略旣刊成又有遺像一軸玉簪一事至今尚存予  
家敬藏弄焉十一世孫其和謹記

